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成都新聞

貳拾貳年拾壹月拾貳日（星期日）

第二〇五號

社址 東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三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一角五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交通公司 總售 電氣材料各牌 無線電機 五金各貨俱全 [illegible] 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承印各種公文表冊 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期限不誤 伏華石印局 中東大街六十號 [illegible] 價九折歡迎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收費一角 [illegible] 價目另議面談

商業場李萬利長失掌申明

[illegible]

口馮玉祥的種種（八）

樹田晴

馮平日自奉儉約，喜用油炸檜伴玉米窩頭吃，遠嘗歡醃青蘿匐佐膳，惟營養多從牛羊一斐，聞日或飲羊乳少許，是則稍異於平民之享受者也。在南苑時，黎元洪氏至馮檢軍，自晨八時至下午二時始畢，馮伴黎氏至營中午餐，廚師端來上則醃蘿蔔二小碟，油炸檜四條，小米稀飯兩碗，玉米窩頭六個，箸二雙，蓋因客來，桑飯數目，皆加增一倍，馮口嚼手撥，有如餓虎，而菩薩竟望面不能下嚥，稍喝稀飯半碗，枵腹登車而去，（未完）

小舞台

香情名劇

錦香亭

香艷華 著

（續）

閑翻我又着人出城，囘家細問，說未曾回去，錯難士管參取元赴瓊林宴，運朗也着了急，命力士高公公，帶了捕捉人役，四處訪尋，各劉此間，一連鬧了數次，并無蹤跡，如叫老漢真個沒有主張呀，那裏又是高公公來了，（付同末上六公公令末）（付）咳，咱家今日那裏不尋到，那些花街柳巷，青樓院裡，床帳都掀翻了，到那裡去找尋，（末）小老又着人出城，于隣近人家，都以問過，也無個影兒，（付）咳，如今咱家也莫奈何了，孩子們，你們把這老頭兒，拉着到那些背小巷，你只管高聲喊叫狀元的名字，恐藏在私娼人家，他聽見自會出來，（末）喲只是我年老了走不動，（付）不必多言，拉去走，（六公公令下）四卒生上六公公令白）尋訪嫖宮客，好比補盜賊，俺陳元禮是也，朝廷發榜，竟不見了狀元，昨日高內宦尋了一日，亦未尋着，今早下命，叫俺領御林軍一千，分兩四路，捕風捉影，也要尋着，好赴瓊林筵宴，軍士們分着四路，找尋去者，（六公令下）（上生上）花謝春已殘，鳳破桃花瓣，隔牆是桃源，眼觀孤雲淡，（未完）

扒手機智

小鳳

晉北平有某委者，宦而有勢，出恆衣錦飄玉，所帶便帽，綴明珠一顆，價值百金，日閒遊市場，不知何時帽珠覓爲扒手竊去，遂憤向該地面快役逼索，快役畏勢，嘗找向各扒手追問交還，并非欲見其人不可，該役叩乞恕見，公子曰，如不交彼亦可，吾於明日往大觀樓飲茶，如伊能再將此珠竊去，即便饒恕，快役不得已，鼠竄遂約面去，次日公子仍衣華服冠珠赴往大觀樓一遊，至則故揀僻淨之坐，飲茶以待且自賠曰看伊何能再竊吾珠，坐定見樓上樓下飲茶者絡繹不絕，頃之有一少年上樓，佩玉衣錦蓋一翩翩公子也，當時與公子對坐而飲，公子見伊溫文儒雅，不類匪人，互問姓名，乃知亦某府介紹也，兩人正談笑間，該少年忽大咳，覺將茶水噴出，飛濺公子滿面，公子正待發作，伊即極力周旋，謝安道歉，又取伊絲巾親爲公子拭衣靜塵，進言猛浪，遂告辭而去，公子回憶往事，摘帽看珠，早不翼而飛矣，始知竊珠者，即傾刻之間少年也，須臾前快役持珠奉還，代爲請罪，乃告以詐事，評曰，「賊人有數智」有以哉。

董妃行狀（續）

清宮豔蹟

與其虛糜無益暴殄，以珠玉綺羅綴飾，少不知惜，皆勝時，有一器非金者，輒怫然不悅，廢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皇太后見朕容瀰瘁，良悉所由，諭朕裁酌，及廢，故朕承慈命廢之，宮中人無一念之者，則廢后所行，久不稱眾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樸，顧又之長才，洎得后才德兼備，足毗內政，諧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婦道，皇太后愛其賢，若獲瓌寶，朕懷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　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皆吾女也，吾冀以若兩人必備娛我老茲后長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順吾意者耶，即有語孰與語耶，孰與爲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釋矣，帝其毋過傷，然至今淚實未嘗少止也，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慟，諭曰，若輩勿深哀爲少自慰，乃一時未有應者，皇太后泫然淚下，朕曰若皆無心者乎，胡竟無一語耶，蓋追悼后之淑德，爲諸人所難及，故每曰，諸妃嬪可勿來，重傷我心，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恬潔，雖尋常起居細節，（未完）

談鬼眼七

本報前日於陳廉伯祖父鬼眼七之眼，及其法書，多所鈎述，不佞亦有所知，故不嫌饒舌之談，特表而出之，鬼眼七生前嘗對人云，謂有生以來，未嘗見有美貌女子，常人所謂閉月羞花之容，沉魚落雁之態者，自彼眼中視之，則入不謂然，是之大，其他可知，所以見其美也，人多知其擅書細字，而不知其書寫時，亦有方法在也，當彼書寫小字時，必於日之中居於暗室，此暗室之頂，開一如銅元大小之孔，若正午，則日必從小孔下照於暗室，七乃設案於其下，於日光所照處着筆，則雖蠅小之字，亦能隨意揮就，若過此時間，或非用此法，目光雖銳利，亦弗能也，事本甚秘，某次，縣長友謂與之，其法始揚于外云，

經魁遇鬼記

新華人麥森元，字芳甫，清光緒時人，以廩生中第三名經魁，文名噪甚，性放誕不羈，耽於詩酒，居恆不修邊幅，曾一度北上，鎩羽而歸，居于省之河南，一夕，宴於酒肆，薄醉而歸，途次見一粲者，輕妝淡抹，亦步亦趨，惟不可及，行約里許，見其入一家屋，就而覘之，蓋兄居也，惟重門未闢，彼何由而入，疑爲鬼魅，駭甚，叩扉入，白所見，兄以其酒昏花耳，烏得有人至此，言覺乃駭然，乃曰汝醉[illegible]其吐呐之術，蓋其兄固癡君子也，麥登樓假寐，以覘其異，至夜半，見此女子復自娛，書出一聲而後忽呼兄入視其嫂，方盛服坐床沿，作欲投繯狀，呼之使醒，得免於難，翌日告諸人，麥猶力證其說之不誣也

轟動羊城殺妾案

大婦撲惡不堪言

（廣州特約通訊）關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副官處內務股長楊少修之妻王氏殺妾滅屍慘案詳情，已經轟動全城，此事如何辦理，極爲一般人所注意，茲再將省會公安局破獲此案之經過，及該局公開審訊情形，詳誌如下，

慘案發端……本年三月二十四晚，公安局長何犖公畢返私邸休息，有數友過訪，敘談之頃，忽聞一友人稱，「我今日行經德宜東路天平橫街，忽聞某號樓上有人喊救命聲，恍若女子口音，乃駐足而聽，便已寂然，舉頭一看，知聲從六十六號而來，想爲嬉戲，但無因賊救，實屬可疑，此與婦女，何無救育乃爾，」另一友人曰，「無知婦女，何足掛齒，」何氏一面聽友人談論，一面沉吟自思，嬉戲的喊救，何以一聲便止，縱是可疑，自是何氏遂存此疑問於心，翌日回局，旋飭調查戶口冊，知該街六十六號屋爲楊少修住宅，乃派員嚴密查訪，絕無朕兆，越何日楊正批閱公文之際，猛見有報住一德路某號楊少修之妾黃氏私逃一案，恍然若悟，即派君偵之，卒查得一德路之楊少修，即天平橫街之楊少修，既同爲一人，疑惑更甚，遂命偵緝課長陳福雲，速派幹探嚴密偵查，陳即密令偵緝員謝才，按址密查，并面諭該員，謂此案事實離奇，未得真實證據之前，切勿宣揚，該員受命而行，（未完）

推在家裏備朽濫的器具，不如交本行代爲拍賣，化無用爲有有，和合拍賣行啓 行址南新街四十號

笑笑笑

俠太太外史 真正好滑稽 處處呀笑掉 描寫香艷細膩並不俏 男女都可看 老幼都可 [illegible] 社會黑幕 [illegible] 無多 要買 [illegible]

每部定價四角 本報代售

白濁淋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 主治淋濁不通，二期房溺淋濁便刺痛淋濁，龜頭糊漿，三期淋濁，朝夕出濃，玉淋白濁，三日能止，七天斷根，成都總經售處 [illegible] 守東大街 [illegible] 春藥房 春熙路 [illegible] 華藥房總店 衛生藥房 [illegible]

春熙南路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飾工竣 即行開幕

請聽評話 變幻主講 風雨不改
許話 楊嘯天 清客
玉獅帶 全部
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智育影院
啼笑姻緣
國歷十月二十九號
明星公司偉大出品

光明影院
黑白二殊

成都新聞

賃閱畫報一月五角
亞光文化社
春熙東路三十一號

四川省會警察局司令部啓事

曾鑄成 醫
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二十四號

韓朝宗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七回 李虎擺渡恩逢劉飛雲 張豹遇難巧配墨春花

蕭方點頭稱善。蒲鸞英當即傳令大小頭目。如此這般吩咐。又代了二百嘍兵。在五里坡埋伏。午刻將過。果見一簇人馬。正向山坳走來。望哨頭目。等到全全體過了五里坡。便將信砲點燃。只聽兵兵一聲。四路伏兵齊出。將官兵圍在山坳平地。參將黃彪。急綽手中大刀。押着囚籠。向前衝殺。蒲鸞英一馬當先。殺退黃彪。劫過囚籠。大叫道降者免死。一衆官兵。正欲棄械投誠。忽從山側。擁出一彪人馬。為首一員大將。全身披掛。面貌削瘦。手執一桿鐵槍。殺進重圍。所向披靡。已將囚籠劫去。蒲鸞英正勸馬收納降兵。一見大怒。飛馬過來。兩陣交圓。蒲鸞英一弓蓋下。那將把鎗往上一迎。只聽喀喇一響。槍尖已經折斷。那將大驚。急從鞍側。取出八角流星。猶如狂風驟雨一般。只向頭上打來。常言柔能克剛。蒲鸞英雖然弓強力大。無如流星鍊是軟的。格開一錘。又來一錘。因此殺了二十餘個回合。未分勝負。蒲鸞英氣得牙癢。恨不得一把抓住流星。把那將官撕成兩塊。這時蕭方在山上看見。暗開陣勢。蒲鸞英急切不能取勝不由暗暗吃驚。心想此人武藝了得竟與蒲鸞英交上手來。我且助他一臂。將這人生擒。豈不甚妙。想罷便一馬冲下山來。臨近一看。心中大喜。急叫道。都是自己人。快不要動手。二人聽見。一齊勒轉馬頭。蕭方道。快把囚籠打開。我們合力。將這五百官兵。解決了再說罷。黃彪見勢不佳。立即滾鞍投降。兵丁自不待言。蒲鸞英大喜。一衆英雄。並馬上山。大家坐定。蕭方便與蒲鸞英介紹道。此人姓李名義。江湖讚號瘦面金剛。現為羅元帥的先行官。又指示巧娘。李義不住稱贊蒲鸞英的武藝。蕭方接口道。他的弓好不利害。說至此。便將折瓜及釘慣的經過。與劉飛云失散。又如何被擒。一直說到現在。說完才問他到闊殺賊情形。怎麼會來到此。李義道。紅毛國摩柯元帥。利害非凡。他有一個軍師。名叫可時司。能够呼風喚雨。慣用邪術傷人。我們大軍到了虹霓關開頭一陣。他國的副先行司木託。就連斬我帳下兩員總兵。李義說到此處。張豹忽的跳起來叫道。這遭留木託有了。可惜未遇着我。怎的總兵這樣濃包。李義道。那番將身高丈二。頭如巴斗。紅髮藍面。極其猙惡。手執兩根瑯珊棒。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時連殺兩將。更是矜驕萬狀。我帳下四將。都有些胆却。不敢請令出戰。是我才一揭陡出陣前。舉槍分心就刺。且李我矯揉靈便。那番將雖力大棒重。却身驅呆笨。殺上十個回合。我已汗濕重衣。兩膀震痲。只得撥馬而逃。番將跟蹤追來。我回手就是一標。李義說道此處。張豹急問道。這一標把他打死沒有。李義道。我一標打去。誰知番將張開大口將標咬住了。張豹不住搖頭咋舌。蕭方吃驚。嚇得出神。急命李義快往下說。叫張豹不必打攪。張豹道。快說快說。喲住又怎樣呢。李義道。我見他將標咬住。接着又是一標打去。那賊啣住標尖。嘴的一聲。吐將出來。標頭碰在標尾。兩標齊落在地。此時我心膽俱碎。幸早在黃河。得了一副流星。又才厮殺起來。這次好了。他的氣力雖大。却震不倒我的勝臂。他用棒打開毋錘。子錘又到。他又舉棒來格子錘。不防碰在毋錘上面。自己彈轉去。將太陽穴打中。那賊大叫一聲。我趁勢收回雙錘。並在一起。劈頭打去。登時腦漿迸流。我才取了首級。號令轅門。誰知正先鋒金鞭海。指名單挑獨戰。於是排開陣勢。我又出馬。這番將的面貌。生得來更是可怕。兩顴高聳。鼻孔朝天。耳墜巨環。眼似銅鈴。紅鬚青面。口似血盆。頭戴遮王盔。身披黑油甲。跨騎黃斑豹。手執一柄九尖鋼叉。粗有碗口。兩陣對圓。更不打話。舉叉就扎。我明知他的力大。不敢去迎。只是閃讓。那番將嘍嘍咕咕。不知說些甚麼。戰了二十多個回合。我將槍向鞍側一掛。取出流星。心想依樣葫蘆。定能取勝。那知不到兩個回合。流星被叉纏住。一時擺脫不開。那番將乘勢用叉一挑。我便身不由主。撲向前去。馬頭忽然接住。那番將伸出巨靈大手。將我勸繼抓住。用力一代。輕輕將我抓到馬頭。左手舉起右手執定尖叉。照着我喉間就是一叉刺來。李義說到此處。張豹忍不住問道。這一叉怎麼樣。刺進去莫有呢。蕭方笑道。就是操練鐵喉寶頂的功夫。操成了的。恐怕也乘不住這一叉。張豹急道。快說快說。究竟是怎樣的。李義道。我的口都說乾了。且吃一杯茶來。張豹急命巧娘快去端茶。不防玉梅已將茶端來。李義接過。一氣飲完。咳了一聲。接住說道。我被他舉起之時。那手猶如鐵棒一樣。他一叉扎來之時。[illegible]（未完）

紀實短篇

李少嫻（續）

杜友

誰不如以女嫁，結爲婚姻，即以三百之數作聘金，而此外更納百金，爲製釵帛衣襦，與其作人媵，何如作人妻，且彼措大窮酸胥，安得覓千金以贖阿嬌哉，此不過故爲誇炫，以聳吾翁聽耳。方今封侯拜爵者，皆杖自行伍，安見陸大哥功名，不以馬上得乎，早晚看汝快婿乘龍天上也，女父亦意動，入內商諸婦，婦曰，爲目前計，祇索如此，且以吾家門第配陸弁，亦不辱寞，惟他日歸鄉遠別，捨不得一塊肉耳，父女出白諸來，遂以女歸陸，不意嫁甫經年，北江因賊退解嚴，楊州撤防，陸奉賦閑無事，床頭錢亦揮霍漸盡，秋風既起，乃謀南歸，于同伍中斂資數十金，挈女渡江，生計益絀，憂憤無所出，乎多遘病辨逝，陸母尚在堂，以女年少不能守，遂鬻于章臺，女既入平康，艷名頗著，時徐生以姊倩周君遊宦粵中，屢招生往，遂道出羊城，攬珠江月之勝，有柳生者，南海名孝廉，與生在都中相識，固莫逆交也，邀生作狹邪遊，銀燈既上，小艷遝開，各招所歡，徵歌侑酒，生見最後一妓，容態苗條，一酷似李女所操亦不類粵音，因附耳詢之曰，卿非少嫻耶，女泫然曰，君何以識我，生曰，卿不憶涵碧樓畔釣魚事乎，女姿固疑是玉奴于。特以容稍瘦削，不敢遽認可，柳生以其二人異鄉相遇，緣合情深，遂爲之作撮合山 酒闌客去，薄辭羅襦生曰卿還謂我餓貓，無福消受，今竟何如，女曰此妾愧君棄于湖，故作是語，非出有心也，言已而笑，于是二人燕好倍篤，繼生爲之脫籍，藏嬌之東遲。

國技英雄

龍雲幕下之

滇省主席雲龍，對於國技一門，雖非三折其肱，然亦略具根抵，且以性之所趨，提倡不遺餘力，在昆明設有國術館，用以羅致國術英雄，方以類聚，奇能異材之士多歸之，有八十老叟，徐廣擅攝氣術，人距尋丈外，徐能運其本體之氣力，至充盈時，以掌一擋，其人即被攝引至身旁，如磁之吸鐵，不能稍加抵抗者，惟距離過遠，則無效力矣，又有一女子名楊艾清，擅舞綠皮帶，帶長約丈二，闊可二寸，盤旋飛舞，矯如游龍，不可捉摸，刀棍及各種武器，常爲所困，每帶被纏繞，應手以脫也，帶一着體，其傷創有甚於棍傷，蓋之無不立仆，斯亦我國技中之別開生面者，鄧界某君云，

劍俠武術

飛俠十三娘

長篇小說 一五三 穎英

究非鐵石鑄成，任你怎樣精強，怎禁得哭哭啼啼，朝夕憂煎，不到幾年，二老便漸漸氣成了病，夫婦兩人離開不過半年餘便先後病故。族中子姪殯殮完畢，便把那座住宅鎖閉起來。李素貞離家十多年那裡知道其中情節，只道椿萱無恙童僕猶存，和從前在家時差不多，拜別了師父，回頭一望，不覺失聲道，何以這園子裏弄得如此荒蕪。池上的茅亭，已摧了一角，那條櫻桃小徑，半是荒草，遊人跡也沒有當時親手種的楊柳只剩得幾枝老樹，半死半活，樹頭怪鳥，見了人，便撲的飛起空中，且飛且鳴，嗚聲慘厲，悚人毛髮，素貞見了那種光景，不覺慨然道，自我一去，這園子便弄得如此地步，我覺得日子甚快，那知家中又換了景像，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王質觀棋爛柯，丁令化鶴歸鄉，由此以觀，并非稗官小說家的爛語，實在確有其事的，但不知我父母還健全無恙否，說着，便想從後門而入，